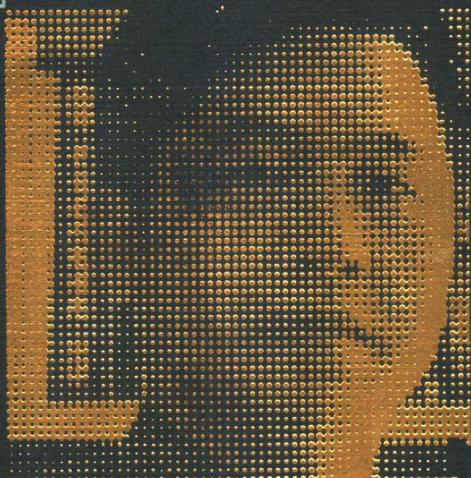


时代
印记
的痕迹

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
获奖作家丛书

杨黎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日
记
上
的
时
代
印
痕

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
获奖作家丛书

杨黎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记上的时代印痕 / 杨黎光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4

(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丛书 / 红孩主编)

ISBN 7-5059-4500-9

I. 日… II. 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2082 号

		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丛书
书 名		日记上的时代印痕
主 编		红 孩
作 者		杨黎光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丛书策划		戴 东
责任编辑		戴 东 张红梅
责任校对		赵泽京 王小芸
责任印制		戴 东
印 刷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174 千字
印 张		8.1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500-9/I · 3510
定 价		17.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

总 序

红 孩

现在,我又要说一些关于散文的话。望着空阔的写字板,我实在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说起。十几分钟前,一个散文家很感慨地对我说,散文越写越难写;一个小时前,一个小说编辑对我说,散文比之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是当下最不忍卒读的文体;一天前,一个普通读者对我说,目前的散文越写距离现实越远,有的还挺压抑、灰暗,让人看不到光明、希望。一个月前……

一年前的今天,中国散文学会首届“冰心散文奖”在苏州吴江市同里镇揭晓。作为这次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直接亲历者,我至今记得颁奖现场和颁奖后举行的散文论坛上人们异常激动的场面。长时间以来,散文界一直呼唤散文应该有个全国性的大奖。应该说,近些年散文界的各种评奖层出不穷,报纸评,期刊评,甚至电台、电视台也评,其名目繁多,目不暇接,或以什么杯,或以什么年,或以什么人名、地名,但没有哪一次能像这次被人们广泛关注。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的因素,我想可以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同志在给颁奖大会发来的贺辞中的话加

以概括：“冰心先生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之一，是我们敬重和爱戴的前辈作家、散文大师。以她光辉的名字命名的这项全国性的散文大奖，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定会对今后我国散文创作的繁荣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令人高兴的是，此次获奖作者中，既有成就卓著的年长作家，又有近年涌现出的新人和中青年作家，女作家也为数不少。奖掖新人、扶持青年作家，正是冰心先生倡议设立这项散文奖的初衷。我相信冰心先生也一定为此而高兴。”引文至此，关于这次评奖及这次评奖的意义，我想不用我再多赘言，读者都会明白。

但是，聪明的读者从上面两段话中很容易看出是非常矛盾的，即一方面对当前散文创作不甚满意，而另一方面却在评选一个具有全国性的散文大奖。那么，这两种意思果真是非常矛盾的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众所周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散文创作出现了非常喜人的蓬勃发展的局面，散文阵地、散文队伍、散文理论和散文争鸣都有了长足的壮大与提高。尤其是进入到2000年前后，散文的热闹完全可以盖过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如果说这时的散文出现了群雄割据，或者说出现了东周列国的格局，我觉得是非常可取可喜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过去，我们不是一直提倡“双百方针”吗？现在，散文的这种局面形成了，人们应该欢欣鼓舞才是。可是，就绝大多数散文爱好者和散文创作者而言，他们还远不能适应散文的这种革命高潮的到来，他们宁可抱着传统不放，也不愿做一点创新或接受一点创新。相反，一些思维活跃的年轻散文家，或者从小说、诗歌、戏剧创作转型过来的散文家，他们在散文的探索、革命上的步伐迈得又快了些，从而使大多数散文爱好者和散文创作者对他们的行动产生怀疑和不解。基于以上两种因

素,散文界绝大多数人便开始试图找到一种双方都认可的散文标准,即寻找权威。当下的文人,基本上都工作生活在体制内,他们所认识和理解的权威一般总爱寄托于权威人士和权威奖项。其实,在我看来是完全大可不必的。因为,任何一种权威都是相对的,更何况操作权威的都是嬗变的人。

毫无疑问,中国散文学会首届“冰心散文奖”是具有权威的全国性的散文大奖。但对于广大的散文爱好者和散文创作者而言,在认真重视所评出的获奖作家和获奖作品的同时,也不必把这些作家、作品完全看做权威的方向和标准,我一直提倡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任何人都不是散文的神灵,也不是散文的偶像,大家所做的和所付出的都是劳动者的选择。只要是有益于人类的劳动创造,都应该给以尊重和致敬!

本套“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丛书”是在出版《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作品集》之后的又一成果。我们编辑这套书,既是满足获奖作家的迫切要求,也是满足全国广大散文爱好者和散文创作者的迫切需要。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套书视做第一辑,随着“中国散文学会第二届‘冰心散文奖’”评选工作的即将启动,我相信,第二辑、第三辑……也会在不久的将来纷纷面世。在此,我谨代表中国散文学会向过去支持学会工作和关心散文事业的朋友们致以诚挚的敬意!

2003年6月21日 梨花园

目 录

回顾我的文学路 / 1

走不出外婆的目光

走不出外婆的目光 / 13

父亲的手 / 17

思念是爱情的滋味 / 21

毒井 / 23

石头上的历史与文明

价值连城的“石头” / 29

——关于“石头”的传奇之一

石头上的历史与文明 / 40

——关于“石头”的传奇之二

“石头”的交易竟为世界第一赌 / 51

——关于“石头”的传奇之三

秋的私语

失落的魂灵没有家园 / 64

——王建业被枪决后所想起的

秋的私语 / 75

草窝里的丧家之犬 / 108

从终点回到起点的圈 / 125

200元改变了一个女人 / 135

有一个男人叫“情种” / 150

我们心中的幽灵

清贫是金 / 154

关于“好人”与“坏人”的话题 / 157

不干净的钱最不安全 / 161

我们心中的幽灵 / 164

“闯”深圳或驴的悲哀 / 166

三种“经济畸人” / 171

商场关系与为人守信 / 176

香港人的人文精神和经济灵魂 / 179

快乐是无价的 / 184

移民城市的“理解万岁” / 189

- 重庆“大头儿”与一位深圳少妇 / 192
- 送花不如洗脚 / 196
- “五味园”六章 / 198
- 距离与情感 / 211
- 夫妻恩爱的最佳状态 / 213
- 女人的艳与丽 / 215
- 何谓“好男人” / 218
- 男人的脆弱 / 222
- 女人的唠叨 / 226
- 生活杂感四则 / 229
- 坛坛罐罐中的历史 / 232
- 日记上的时代印痕 / 234
- 城市绿地能否不设防 / 238
- 还她一份读书的宁静 / 240
- 为子孙保护生命之绿 / 242
- 问路与城市形象 / 244
- 老鼠过街为何不喊打 / 246

回顾我的文学路

这些年都在忙于写长篇，长篇小说，长篇报告文学，长篇电视剧，一部压着一部，所以我写散文不多。我不多的散文作品，一部分是某件事触动后有感而发，一部分是在做报纸编辑工作中，对某一件事随手记下来的感慨，一部分是在报告文学的采访和写作中的感叹。有些独立成篇发表了，有些散见在我的报告文学的议论中。现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把它们重新整理成集。如今一看，我的散文风格十分的不统一。但，从这些散文中，可以看出我的心路历程，也可以看出我在文学的道路上蹒跚学步的轨迹。

外婆去世后，我写过一篇怀念她的散文《走不出外婆的目光》，这篇散文发表后，我没有想到有那么多的读者给我来信来电，他们几乎都不是文学爱好者，但都饱含着热泪，甚至痛哭失声地同我一道怀念着各自的亲人。我没有想到一篇短短的散文有着这样大的



从冰心女儿手中接过获奖证书

魅力,没有想到中国人心灵深处散发着的东方伦理的芳香使我们心心相印。文章传到海外,香港一家出版社总编辑在读过这篇散文后写道,“那多年未曾有过的感动、热泪感觉再度涌上胸臆。”后来,他把它选编进一本叫《回家》的散文集中。这篇散文后来获得了“首届冰心散文奖”,于是也就有了今天这本散文集的出版。

我并不是出生在一个书香人家,父亲几乎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工人,母亲虽有文化,其程度也只是能算算账,写写字。但是,父亲忠厚善良,母亲精明能干。这些对于我后来的成长,必然都有一定的影响。

我的家乡在长江岸边——安徽省安庆市,这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1937年以前,她是安徽省的省会。在中国近代史上,你能找到一连串发生在安庆的重大历史事件。这里曾孕育出近代中国工业的萌芽,诞生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军工厂和制造出最早的轮船。

许多历史风云人物都在安庆这座历史舞台上表演过。我说这些，倒不是拿着安庆的历史往自己的脸上抹点什么，因为，安庆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也只是昙花一现。至1949年安庆解放，这座城市实际上已经是一座非常残破的经济十分落后的消费城市。以后，她的经济一直也不很发达。

但是，安庆毕竟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她对我的最大影响，就是她的文化氛围。安庆曾经作为安徽省的首府和省会长达785年，以禅宗文化为核心的古皖文化，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桐城文化，以及以陈独秀及其家乡追随者所首倡的新文化，在这一时期已独领风骚，并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国的京剧与黄梅戏的问世，白话文与白话小说的骤兴，都是从这一时期的安庆开始起步的。大环境，安庆人讲究读书，也出学问家。小环境，是安庆人喜欢读书，崇尚读书。至今，安庆学子每年的高考平均成绩在全国都算是高的。民风，也讲究读书，哪怕你读闲书。说了这么多，还把古人都拉了出来，其实，他们跟我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我的意思是，这块土壤把我这个贫民的儿子，引入了文学的殿堂。

二

想想，真正直接影响我的应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舅舅，一个是我儿时的一位邻居。

我的外公是一位中医，精通外科，但英年早逝。他去世时，我妈妈13岁，我舅舅才8岁，从此，我的外婆守寡一辈子，把我母亲和舅舅抚养成人。我妈妈和舅舅都上过学，我舅舅上到了高中，并且是高材生。可是，就是因为家境太穷，没有办法上大学。我小时

候，在舅舅的单身宿舍里住过一阵子，最早接触过舅舅的那些现在看来应算少得可怜的藏书，开始对读书感兴趣。至今，我还珍藏着一本1962年版的《新华字典》和一本《哲学词典》，都是舅舅的藏书。可是，舅舅并不喜欢文学，他的藏书中，几乎没有文学书籍，只是跟着舅舅我开始喜欢读书，什么书都读。

人生有很多偶然，有些偶然匆匆而过，事后没有给你留下一点印象。有些偶然可能会影响你的一生。最初使我对文学感兴趣的是一位儿时的邻居。

小时候，我的家住在一幢满清末年留下来的大官邸里。这官邸有五进，一进比一进高，每一进都有一个天井，大门是轿子门楼，两边还有踏马石，后面有一个大花园。关于这幢大宅子的故事既奇也多。1991年我写完第一部长篇小说后，就想把它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并且做好一切案头工作，光构思人物小传，我就写了20多万字。后来，因为调深圳，就把它搁置下来，这一搁就是十多年。今后一有时间，我一定要把它写出来，这也是我的一个心愿。

这幢房子里面住了20多户人家。在这20多户人家之中，有一家老两口一生没有生育，领养了一个儿子。他大约比我大五六岁，人很聪明。在他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他的养父，一个在竹器社工作的老篾匠（用竹子做日用品的匠人）死了。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停学顶替父亲工作。他工作以后，师傅是一个不得志的旧文人，有一定的文学造诣，影响了这位小徒弟。

那时候我喜欢跟在这位小兄弟后面玩，他是大孩子，又参加了工作。我跟他后面，想看一看校门之外的精彩世界。校门之外的精彩，主要是可以谈恋爱。而谈恋爱就用得上文学了，因为，写情书需要华丽的辞藻和一些名人名言，以显示你知识渊博读的书

多。这些从哪里来,只能从文学书籍中去抄。我想,当今社会中,不少青年喜欢文学恐怕都跟这一点有关,在文学中寻找爱情,用文学去抒发爱情。当时我还小,小学都没有毕业,不懂恋爱的滋味。我的这位小兄弟,他爱上了班上的一个女同学。凡恋爱了的人,一般来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想找一个人来和他一块分享恋爱的感觉。当时,我和他是朋友,还有一个原因,今天想想,恐怕他也没有其他合适的朋友谈这些事,所以总是跟我谈。他当时谈恋爱的方式,主要是写信。为了把这些信写好,他从师傅那里借了一些唐诗宋词之类的书,然后在那里现抄现卖,用来给他所爱的女朋友写信。他做这些都不避我,还喜欢和我一道分享。当时,给我的印象,诗是这样的美。当时还是在“文革”之中,一个“大破一切旧文化”的时代,很难看到这些唐诗宋词。那时,偷偷地看这些诗词,特别是那些歌颂爱情的诗,想象的空间特别大,显得很刺激,很兴奋。他看完了以后,就念给我听,我听后感到特别美。于是就跟他借来看,自己抄、背。我记得当时还有一句话叫做,“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偷”。我那时想,要是能成为一个诗人该多美呀。多年后,我没有成为一个诗人,却成了一个作家。

后来,我的这位小兄弟没有和他心中的天使恋爱成功,而是娶了一位村姑。今天想想,也许当年恐怕只是他一个人的单相思。他的单相思,却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学的一种意境的美,一种抒发情感的美。于是,我爱上了文学。

记得那时候,我常常在黄昏独自一人坐在长江的大堤上,脚下是一望无际的芦苇。长江从夕阳里流出,流出一江波光粼粼的秋水,那意境显得特别的美,我情不自禁地吟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真有一种大文学家的抱负。

爱好文学却使我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由于我当时大量地看文学书籍,使我身上的艺术细胞也大量增加。在学校时,我除了一直担任学生干部,还能歌善舞。这样,就发生了一起阴差阳错的事,并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是班长,副班长是一位文艺酷爱者。当时,文工团正好招演员,他想去报考又紧张,一定要我陪他去,我也好奇,就陪他去了。记得是一天下午的上学前,他在应试的时候很紧张,我在一旁提醒他,这时主考老师就让我也试试。我当时并不想考,没有心理负担,试试就试试。记得是跳了一段自编的舞,朗诵了一段诗歌,又和着主考老师的手风琴唱了一首歌,我就走了。因为,当时学校有一个大会,而我是大会的主持者。赶回学校我就把这事忘到脑后去了。当天下午4点多钟,开完会后我在操场上练短跑,我当时是学校田径队短跑选手,忽然有同学在喊我。我们的学校是解放前建的一所教会学校,操场旁有一圈一人抱粗的香樟树和梧桐树,我看见在大树下,站着文工团的主考老师。原来,文工团没有录取副班长,却把我给录取了。这样,我中学没有毕业就进了文工团,先是跳舞唱歌,后来在话剧团做了一名话剧演员。

我上中学的年代,还是“文革”中盛行“读书无用论”,我在学校虽然是位好学生,但也并不觉得读书对自己的前途有多大的影响。但那时候,我把中外文学名著只要能找到的都读了一遍。我现在每天睡觉前必须要读书才能入睡的习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我的文学基础,恐怕也是那时候奠定的。

我在剧团里干了4个年头,后来觉得这不是我发展的方向。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上了大学。在大学里,我学的是中文,准确地讲叫汉语语言文学专业,这才系统地接受了文学的熏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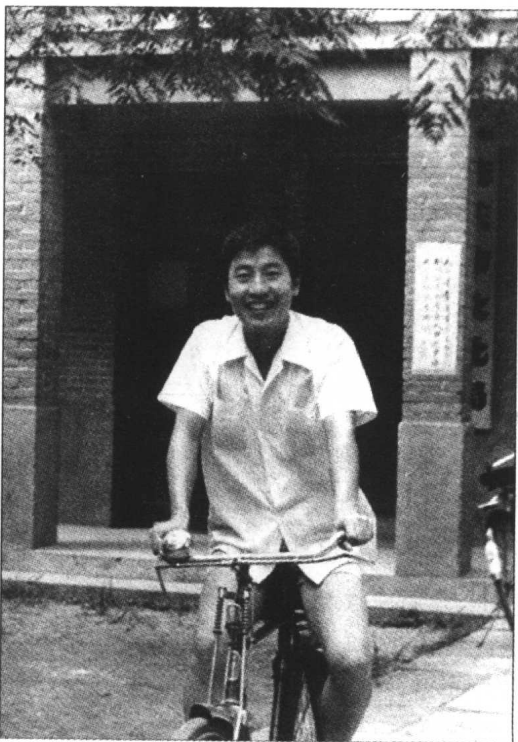
从文工团进入安徽
大学后,在教学楼前
留影

可是大学毕业后,却分配我去了党校,一年后又调我去了共青团市委。我在团市委一干就是7年,搞的是宣传。这7年既是我人生最大的浪费,也是最好的文学积累。我在团市委搞“失足青年”教育,这就使我走进了一个一般人不太容易走进的陌生环境。在那里,我写了第一篇报告文学《月光恋》。后来,我又连续写了几篇关于失足青年人生苦辣的报告文学,慢慢使我在当时的环境里有了一点小名气。

1984年,我真正地从事了文学工作,不过不是搞创作,而是当了一名文学编辑。当时,我在一家杂志社任编辑部副主任。

三

真正从事文学创作是1990年,当年写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走出迷津》(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素材是我当团干部时的积累。1991年下半年,开始写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大混沌》(人民



当了一名文学编辑